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 茅盾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 茅盾小传

别桦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 9 辑

茅盾小传

别 桦 编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 目 录

- 一、出生与家世 ..... (1)
- 二、童年趣事 ..... (19)
- 三、少年时代 ..... (24)
- 四、大学生活 ..... (42)
- 五、步入社会 ..... (49)
- 六、喜结良缘 ..... (58)
- 七、投身革命及文学生涯 ..... (63)
- 八、辗转迁徙 ..... (91)
- 九、建国十七年 ..... (103)
- 十、文革十年及其后 ..... (105)

## 一、出生与家世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于1896年7月4日即清光绪22年（丙申）五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

茅盾的故乡在清代光绪年间商业、手工业都很繁荣，解放后该镇仍然是个小型工业和手工业较发达的乡镇。该镇历史悠久，春秋时为吴疆越界，吴驻兵于该镇以防越。为什么叫乌镇呢？传说较多，其中较可靠可信的一种传说是越国诸子分封于此，有号“乌余氏”者，故称“乌”，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乌镇从唐代咸通年间正式称镇。

横贯该古镇有一条河，俗称“市河”即车溪。以该河为界，河东为青镇，河西为乌镇。虽分为两镇，但外地人均统称为“乌镇”。

清代乾隆、嘉靖年间，青乌两镇是最为繁荣的时期，商业发展已具相当规模，以类别陈列于一条街如“衣帽街”、“柴米街”等已经出现。这种情形只在当时的省会或大都市才有。当时的乌镇有相当数量的酒楼，还有娼妓专区，这反映了当时乌镇发展的情况。太平天国以后，乌镇一蹶不振，昔日辉

煌不再，但“饿死的骆驼”就区域之广，人口之多，工商业繁荣的情况而言仍非一般乡镇可以攀比。

乌、青两镇地处水陆要道，商业贸易往来必经之地，但民国以后，杭州、上海、嘉兴等地修铁路，乌青两镇交通要道的形势有所改变，工商业的繁荣程度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茅盾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大多在青镇度过。

茅盾家祖辈本是乌镇附近的农民，后来迁至镇上做些小买卖。到茅盾的曾祖的祖父时，开了一个小烟店。这种小烟店既生产制作烟也销售烟，在当地这种自产自销的烟十分流行，农民、小商小贩、手工业者等均抽这种烟。

茅盾曾祖父的祖父有几个兄弟，都各有生活的门路，也有的迁居邻近市镇。

茅盾的曾祖父，兄弟八人，他居长兄位置。八兄弟都靠这烟店过活显然不行。1865年，茅盾曾祖父30岁了，三十而立，他决心单身去上海，看能否闯出条新路子来。去上海一年多，虽没有闯出什么新路子，但见了世面，增加了不少见识。还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一帮朋友。这帮朋友中有一个宁波人，姓安，做山货生意。他觉得茅盾的曾祖父干练又勤快，他的山货行里又正缺人手——缺专跑码头，了解行

情的人。于是茅盾曾祖父便干上了这一行。

曾祖父干一行爱一行，一干就是十年，十年中，由一个普通雇员成为进货专管、决定营业大计的重要人物。曾祖母抚养四个子女仍住乌镇，曾祖父一年中仅回家一次，但按月寄钱养家。

曾祖母姓王，知书识字，家里没有私塾，待人虽和气，但平时严肃，个性也强。她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这种生活突然出现了大的波折，在曾祖父四十一岁时，山货行的几个大股东拆股，宁波人安先生是个小股东，但他掌握了大量客户。而今要么另招新股，要么停业招盘。安先生举棋不定。曾祖父提出建议：出盘，挟资去汉口开山货行。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一是驾轻就熟，干了这多年，熟门熟路，二是汉口竞争者少，一下子可以打开局面。曾祖父还答应帮助安先生去汉口开办新山货行。

安先生接受了曾祖父的建议，还同意曾祖父占一千两银子的干股。曾祖父回家稍事安顿——主要是安排两个儿子考秀才之事后，即去了汉口。

汉口一住五年，基本站住稳了脚跟。“安记山货行”，曾祖父算是二把手，安先生十分信任二把手，自己常回上海。这期间茅盾的曾祖父广为结识商界

朋友，甚至也结识武汉各街门的一些师爷。最终，曾祖父决定把全家从乌镇迁至汉口。然而，突然安先生病重，常不在汉口，曾祖父必须数次去上海，向安先生汇报经营情况。五年又过去了，安先生无心经营了，他将汉口安记山货行招牌让曾祖父独家经营，自己却回宁波老家安享晚年。盘底结算共四万两，安先生应得三万，曾祖父约得一万。靠一万两经营这个山货行显然不行，安先生只提取了二万，留下一万在行中周转，作为贷款，每年提取利息，五年后全数拨还。

茅盾的曾祖父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山货行了。他可以放开膀子大干一场了。由于经营有方、灵活，他很快得到厚报。这期间，曾祖父还在乌镇投资房地产，看来他可以大大地干一番事业了。

然而好景不长。他的生意栽了。全部抵押偿清后，所余不到万两。曾祖父尝到了商海沉浮的滋味，他不想再干了。于是听从朋友的劝告，用钱买官做——捐了个分发广东的候补道，曾祖父送家眷回乌镇后，只身一人去了广州。

茅盾曾祖父在广州做官数年，感到官场混迹也没啥意思，加上年老体衰，于1897年告第回家，三

年后病故。

茅盾虽见到过曾祖父，但年仅4岁，印象不深。

茅盾的祖父是一名秀才，以他的天分，中举人不成问题。但此人自有他的一套人生观，他及时行乐，不愿苦读寒窗，也不管教儿女，他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作马牛。”

祖父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祖父的妹妹排行第三，称三小姐，从小念书，知书达礼。由于曾祖父择婿严格，三小姐二十五岁还未出嫁，后来续弦嫁给本地老绅士卢小菊的儿子。

祖父后受曾祖父之命，代为管理一个纸店的业务。这个纸店是曾祖父汉口经商时寄钱回家开办的。祖父管理欠佳，纸店连年只够开销。

茅盾的父亲叫沈永锡，十六岁中秀才，这成了长辈光宗耀祖的希望，茅盾父亲被严厉要求在家苦读，希望中举人。但茅盾父亲本人对仕途功名无太大的兴趣，他总想学得一套谋生的本领，以养家糊口。终于，他选择了学医。岳父是有名的中医，当时已订了婚。陈老先生虽然已有5~6个门徒，但未来的女婿却不能拒之门外。经过反复交涉，茅盾的父亲开始学医了。

岳父身边有五个弟子，加上父亲，共六人。岳

父仍然规定每天的限诊人数，超过限数，他就介绍到自己的堂弟渭卿家并诚恳地说：堂弟和我的本事一样好。从此堂弟陈渭卿的名声也大起来。岳父去世后，陈渭卿成为江浙一带的名医。

茅盾的母亲十九岁时与沈永锡结婚。娘家花了1500两银子，而男方即沈家花了两千两。

茅盾父亲结婚后仍住在丈人家，仍然学医。而茅盾母亲也仍留在娘家帮助管理家务。茅盾母亲知书达礼，婚后两人情投意合，父亲又要母亲另读一些书。母亲管家之余又读了一些书。父亲还要母亲读一些世界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母亲因书中内容太生疏，理解有些困难。

茅盾出生已周岁半时，父母才从外祖父家回到沈家。茅盾的本名“德鸿”是曾祖父取的。

茅盾父亲的名字取意《诗经》中的一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茅盾曾祖父一去世，祖父几兄弟就开始分家。分家由曾祖母主持，把所有家产平均分成几份，然后拈阄。茅盾曾祖母办事果断，也有魄力，在她的主持下，分家顺利。末了还公开宣布自己手里有三千现金，给一千长子长孙，即茅盾的父亲，余二千作曾祖父死后用以及日后自己身后料理所用，并说：

千两，你们办得体面些，行；如果节省一点，余钱，三家分了，也行。

曾祖母声称儿子们不用管她，她的生活费用自有准备，她也不轮流吃饭。

曾祖母去世时，茅盾约六岁。

茅盾父亲不因循守旧，具有新的观念。茅盾五岁时应该上学，准备就近入自家的私塾，但父亲不同意。父亲找了些新教材，完全是一些新的知识要儿子学习。这些新教材有《课字识图》、《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等。父亲要母亲亲自在家教儿子。所以后来茅盾称他的第一位老师即是他的母亲。有些教材是由母亲手抄的，可见父母对教育儿子的重视。

母亲认为要儿子学些历史才行，而当时又没有合适的历史教材或读本。母亲回忆刚结婚时丈夫要她读的历史书籍有一本叫《史鉴节要》，于是母亲全靠回忆，用浅近的文言，从三皇三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父亲是个做学问的人。教育儿子的责任全由母亲担当。茅盾父亲与爱珠结婚那年正值甲午海战，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情高涨。当时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茅盾的父亲从内心拥护，站在革新派一边。父亲古

学基础不错，但他喜欢数学，当时这是新学的标志，因古代私塾只学古文，学做八股，父亲对这一套十分反感。

父亲学数学全靠自己。首先是找教材。当时家里有一套曾祖父在汉口经商时买回的一本由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名叫《古今图书集成》的书，茅盾父亲就从这部书中找到了一些指导学数学的书。然后便有滋有味，由浅入深地学起来。曾祖父是反对父亲学数学的。因此只得悄悄学。为了学习方便，父亲还自制了一些学习用具如用竹片做的“算筹”。据茅盾回忆，母亲一直保持父亲制作的那些精致的学习用具直到她逝世。

茅盾父亲学数学由于受到长辈反对，经济上缺乏支持。结婚以前，基本上没有钱来购买自己需要的书，当时上海出版不少这方面的新书，茅盾父亲只得干瞪眼。父亲曾经向祖母要钱买书，祖母根本不明白，反问：家里那么多书了，还要买？父亲只得苦笑，讲也讲不清楚。

父亲与爱珠（母亲）结婚以后，情况有些变化。母亲新婚，有些私房钱。实质上也算娘家陪嫁礼金，当地叫填箱钱。共有 800 银元。父亲一下子觉得有了希望，需钱买书的计划至少可以部分实现了。于

是父亲据广告，按图索骥，买了一些化学、声学、光学和电磁学等方面的书，还买了一些介绍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甚至还买了介绍欧洲医学当时即叫西医方面的书。父亲从内心深处感激妻子对他的帮助。

曾祖父本人年轻时走南闯北，见世面，长见识。可不知什么原因，对茅盾的父亲管束十分严格。茅盾父亲计划去上海、苏州、杭州，还想去日本留学，但在曾祖父的统治下，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加上主要还有个经济问题，钱，钱从何而来？母亲的填箱钱也只800元，买书早用光了。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也叫百日维新。变法期间，也的确让人新鲜了一阵子，也给茅盾父亲以极大的刺激，当时茅盾父亲燃起抱负火焰，计划先去杭州新立高等学堂学习，再考取公费赴日留学。可计划很快落空，变法成了过眼烟云，慈禧亲政，光绪幽禁，变法人士也跑的跑，杀的杀，茅盾父亲空高兴了一场。

以后茅盾父亲的志愿耽误下来。

1902年，当地举行乡试，茅盾父亲相约几个伙伴前去杭州应试。第一场考下来，父亲就病了，后又勉强应试第二场，第三场再也无法参加了。父亲

在杭州治好病，其间，买了不少书，这些书许多是父亲给母亲买的如一些旧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也买了一些外国文学方面的名著。在茅盾印象中，这次父亲去杭州虽未正常参考，但仍算收获不小，父亲有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片一直挂在卧室靠床的墙上，就是当时在杭州拍的。直到父亲逝世，这张照片一直挂着。

杭州之行，了了父亲的愿望。一年后，父亲病倒，一病不起，一病就是三年。

茅盾父亲懂医，开始的病情是低烧，盗汗，父亲自己开方子，吃了几服药不见效。母亲也摸不准父亲的病根。但从各方面征兆看，肯定不是小病，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但到底是什么病，没有谁讲得清楚。为了把病因搞清楚，母亲不听父亲的自以为是——父亲自以为吃些温补药水即可告好，看来根本无用。母亲一下子写了几封信，把外祖父的得意门生好几个全数招来，共同会诊父亲的病。七、八个会诊者中与母亲的看法相同者甚多，母亲认为是父亲在杭州应试时，西药虽然抑止了病情，但并未根除之故。会诊中另有一人叫姚医生，和父亲的看法一样。于是药方综合了两方面的意见，在原方基础上加了一至二味表药。服了三~四剂效果不明显，

但也不是太坏。病情稳住，等慢慢寻找良医。

这时，祖父祖母想起了一件父亲小时候的事情：也得过这种病，低烧、盗汗，令许多医生束手无策。忽听说一和尚精于治杂难疑症，于是托人请之，观后开方，服之有效。这方子终于找了出来，父亲服了，有效果。

茅盾八岁时，父亲又病了。父亲病中仍然坚持学习，仍对数学感兴趣，从小代数、大代数、几何直到微积分，他都自学，另外除数学他还学习声、光、化、电一类的知识，对一些涉及新思潮新观念的报刊，父亲病中仍然关注。

乌镇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到了。外面下雪，年关来到。父亲天天不下床，盖着厚厚的丝棉被。在床上、支着双腿还手不释卷。

父亲终于卧床不起了。

祖母去庙里许愿，祈求神灵护庇。当地的风俗是：在城隍出会时派家中一儿童扮作“犯人”，随出会队伍，绕市一周，以示“赎罪”这样，病人的病就会好起来。

祖母让茅盾——九岁的茅盾扮“犯人”。茅盾特别乐意，能亲自参加城隍会，并随队伍绕走十多里路，茅盾觉得十分新鲜。但有一点茅盾不太满意，

“犯人”在出会行列的末尾，一路见到的仅是前面“抬阁”的背影和两旁的围观人群，这样还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趴在老屋的窗口看整个队伍，由头看到尾有意思。但没办法。

茅盾为了父亲的病当了一次“犯人”，而父亲的病情仍不见好转。母亲日夜守在父亲身边。

父亲病中仍要看书，母亲就替他把手翻到该读的那一页竖立在父亲的胸前。看完一页，母亲又为他翻下一页。茅盾父亲此时病得连捧书的气力也没有。他倍感灰暗：“我的筋骨一点点僵硬，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呢？”

茅盾当时正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名叫立志小学里读书。茅盾回忆父亲病重期间，主要是母亲服侍，但只要放学了，他回到家，他就代替母亲，给父亲捧书，翻页等。母亲抽出这点时间赶快洗衣服，因为父亲病中大小便均在床上，衣裤得常换常洗。

有一次，茅盾为父亲捧书，父亲看着看着，突然说到：“不看了”，茅盾不知哪里冒犯了父亲，又忽听父亲说：“拿刀来！”父亲说的刀，茅盾知道是指家里常用的一把切瓜果之类的钢刀，长半尺、宽约半寸，带木柄。茅盾连忙照办，他把刀递给父亲，轻声问道：“给您，做什么？”父亲又突然说了一句：

“手指甲太长了。”茅盾奇怪，手指甲长又和刀有什么关系？难道用刀去削手指甲？父亲拿过刀，仔细地看了一会，又把刀放下，叫儿子把刀拿走。父亲吩咐儿子去看看母亲衣服洗完没有，他也不看书了。

茅盾悄悄地对母亲说：“爸爸拿刀想削手指甲。”

母亲一惊，她知道丈夫的真实思想。病魔折腾，丈夫不想再活了，想用刀自我解脱。父亲后来老实地告诉母亲：“这病好不了，长时间拖下去，把你和儿子也拖苦了，我不忍心！”

到后来，茅盾父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举一动都得要人帮助。病中的父亲有些暴躁，家人都可以谅解。病中父亲还说：“我们虽然不缺钱，但明知这病好不了，却用钱治病，用钱给我买好的东西吃，这不是浪费吗。还不如省下来，留给你们。”他是指妻子爱珠和儿子们。

父亲想自杀也是对爱珠的信任，他相信爱珠完全有能力把两个儿子教育好，只要有钱，爱珠什么事都可以办好，他对妻子的能力了如指掌。

母亲苦苦相劝，父亲终于不再起自杀的念头。但母亲仍然多次嘱咐茅盾：把刀子藏好、剪刀也要藏好，不要再给父亲了。

父亲的病日渐沉重，可亲人们仍然尽力相救，哪